

平地上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照在那株紅梅上，更見精神。（廬隱麗）
豔迎着殘陽，真覺爽心動目。（廬隱麗）
石的日記）
（汪茂遂落花時節）
落故人）

【蒲公英】

★市谷刑務所，深奧地包圍在高高的紅磚牆裏面。午前的太陽，晒在紅磚上面，牆腳下面，在石頭縫裏，開着許多蒲公英的花兒。——雖則是些不很好看的小花，但是金色燦然的開着，也有點豔麗。（平林泰子生活）

【梅花】

★午後沅青打發侍者送紅梅來，

并有一封信說：「現由花圃買得紅梅兩株，遣人送上，聊襲古人寄梅伴讀的意思。」我寫了回信，打發來人回去。將那兩盆梅花，放在書案的兩旁，不久斜陽銷跡，殘月初升，那清淡的光華，正籠

【殘花】

★大理菊東倒西傾，還掙扎着在荒草裏開出紅豔的花。牽牛的蔓，早枯萎了，但還開花呢，可是比從前纖小，冷涼露中，泛滿淺紫嫩紅的小花，更覺嬌美可憐。還有從前種麝香連理花和鳳仙花的地裏，有時也見幾朵殘花，秋風裏，時時有玉錢蝴蝶，翩翩飛來，停在花上，好半天不動，幽情淒戀，他要殞了，他願意殞在花兒的冷香裏！（綠漪我們）的秋天）

★但可惜連日來微微的細雨，拂

拂的和風，把涓溪的桃花都摧殘完了，只剩下幾片花萼，一簇花蕊，間有幾瓣殘花留在枝上，和許多細小的綠葉相映着，却格外顯出她的零落的難堪。

【落花】

★兩旁長着的花，有時因為經不起一陣放恣無禮的狂風，有時因為燕子和鶯兒在牠們面前打仗，更有時因為無端地受了外來的侵掠，於是很容易便夭折了，變做疏疏落落地飛着的蝴蝶兒一樣。不過蝴蝶兒是不會飛到水裏去的，而那些落花，却像有意似的飛到溪裏，溪裏的流水，似乎什麼都不覺得，牠無心地把落花帶着一齊走，不知走到那裏，才曉得落花是跟着牠一齊走。（鄭振鐸落花）

第七編 人物之部

〔說明〕小說中的情節，完全是靠例如寫一個人是口吃者，我們一看見自己平日所得到的各種人物的印象，着若干人物的串演，每一篇小說，不論這口吃的聲調的描寫，就可以知道是融合起來，則在描寫人物的技巧上，當是長篇的或是短篇的，絕對不能離開某人，又如同時寫出兩個人物，而這易獲得成功了。人物，否則便不成其為小說了。所以凡兩個人物的生活環境與性格是不同的，甚至於完全是相反的，則我們在描寫的時候，最最需要把他們各作露骨

有極端深刻的研究。

男性，女性，老年，中年，少年，兒童，嬰

孩，皆有其各不相同的姿態；而各人的

【兒童一般描寫】

一 兒童

生活環境的迥異，以及其舉止與性情方面的特質，在寫作時尤應注意到精細的刻劃，這樣方可把人物的整個狀貌描寫得栩栩如生，使讀者對之有十分顯明的感覺。

我們描寫人物，對於這人的癖性，和生理上的特質，生活上的習慣，一種特別的說話等等，都不可忽略。因為這樣的描寫，纔能使人物寫得維妙維肖，

的表現，從事反映出他們的不同之處。三國志水滸傳紅樓夢之所以風行不衰，便是它的描寫人物都有各個特殊的典型的緣故。而魯迅的阿Q正傳中，阿Q一舉一動，在在顯出他的一種特性，因此使讀者們看了這篇小說，眼中彷彿真的看見了阿Q，而腦海中對於阿Q的印象，也就特別的深刻了。

下面許多描寫人物的實例，都是

出於我國當代名作家的手筆，閱者如

能把這些實例加以精細的推敲，再和

★兩個小孩子，八歲的阿寶與六歲的軟軟，把圓凳子翻轉，叫三歲的阿

章坐在裏面，他們兩人同他抬轎子，不知那一個人失手，轎子翻倒了。阿章在地板上撞了一個大響頭，哭了起來。乳母連忙來抱起。兩個轎夫站在旁邊呆看乳母問：『是誰不好？』

阿寶說：『軟軟不好。』

軟軟說：『阿寶不好。』
阿寶又說：『軟軟不好，我好！』

軟軟也說：『阿寶不好，我好！』

阿寶哭了，說：『我好！』

軟軟也哭了，說：『我好！』

他們的話由「不好」轉到了「好」。乳母已在餵乳，見他們哭了，就從旁調解：

『大家好，阿寶也好，軟軟也好，轎子不好！』

孩子聽了，對翻倒在地上的轎子看看，各用手背揩揩自己的眼睛，走開了。（豐子愷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我的便是那一類的一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

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却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含着淚捧起碗了。（朱自清兒女）

★有一個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領了四個孩子，

——九歲的阿寶，七歲的軟軟，五歲的瞻瞻，三歲的阿韋——到小院中的槐蔭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陽的紅光漸漸消滅，涼夜的清味漸漸加濃起來。微風吹動孩子們的細絲一般的頭髮，身體上汗氣已經全消。百感暢快的時候，孩子們似乎已經充溢着生的歡喜，非發洩不可了。最初是三歲的孩子瞻瞻的音樂的表現，他滿足之餘，笑嘻嘻搖擺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發出一種像花貓偷食時的『Zzand zzzand』的聲音來。這音樂的表現立刻喚過了五歲的瞻瞻的共鳴，他接着發表他的詩：『瞻瞻吃西瓜，寶姊姊吃西瓜，軟軟吃西瓜，阿韋吃西瓜。』——這時的表現又立刻引起了七歲與九歲的孩子軟軟的散文的數學的興味，他們立刻把瞻瞻的詩句的意義歸納起來，報告其結果：『四個人吃四塊西瓜。』

（豐子愷兒女）

【嬰孩】

★沙侶正眷懷着往事，不覺環顧自己的四圍，忽看見身旁睡着十個月的孩子——緋紅着雙頰，垂覆着長而黑的睫毛，嬌小而圓潤的面孔，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廬隱何處是歸程）

★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躑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朱自清兒女）

【幼孩】

★掀開了花絨毯子和粉霞色的被，我已經看見了乍醒的嬰兒的全身，他比半個月前又胖了些，稀疏的淺栗色頭髮，半覆着桃花似的小臉，那兩只美而且柔的眼，更蔚藍得可愛，屋裏光線強，他又初醒，有點羞明，眼才張開，又闔上，有如顫在曉風中的藍罌粟花。（蘇梅小湯先生）

★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兒玩，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

★那個小孩子含着笑，小臉兒彷彿有一種魔力，引出人心中很深密的愛；他那個活潑潑的神氣，能使一切的東西生動。（楊振聲磨麵的老王）

【女孩】

★後來來了個女主顧，手裏攜着個小姑娘，看去是四五歲的樣子。嫩白的臉面，嫩白的手臂，略微帶點黃色。細軟的頭髮，滿蓋着腦殼，直覆到她底圓大的眼邊。（許欽文伏中日記）

★她有一雙隨時含着笑意的清秀的眼，桃花色的面龐，小小的嘴唇。她幾乎每天要換一件潔白的衣服，新式的鞋兒。一條細長的髮辮上，插一隻玳瑁的蝴蝶，兩鬢額角故意騰出一些短髮，隨風飛舞起來，越顯得她的嫵媚。

（金滿成林娟娟）

★一個十歲的女孩子，梳着雙股辮，穿着粉紅灑花的長綿襖，倏地從東面和課室一並的屋門中跳出來；一陣狂奔，就撲到倫田的懷裏，騎上他的雙膝，將一雙小手分穿在他抱頭的手灣間，扳了他的雙肩，頭低了一些，一副含着嬌嗔的眼光，從長長的睫毛縫中

瞟出來，釘住了倫田的雙瞳，紅紅的小臉鼓着，久久不作聲。（葉靈鳳碧桃花下）

★她追着小狗，跑得累了，細弱嬌喘，漲得柔嫩的面皮，紅豔直像澆着露水新開的紫玫瑰花。額上的頭髮也散下來，覆在臉上，小手不住在胸口摩挲，望了衆人一眼，又奔奔跳跳地跑開了，跑到蕭媽面前，接了小白帽子，斜歪着戴在頭上。（廬隱思潮）

★夏天在北京海濱病足時，臥在朋友宿舍內的床上。有一天，朋友攜了一位小女孩子走來，祇有八九歲，一頭披拂的短髮，穿一身水紅的短衣，兩顆漆黑的眼珠，湛湛的似是偶然迷路在人間的天使。（葉靈鳳天書）

【浴池中之女孩】

★五歲光景的一對女孩子就坐

在這個冷水龍頭旁邊的白石池岸上，正對着我們五個人頭。水蒸氣把她們倆的臉兒薰得紅噴噴地，頭上被水打溼了的短髮是墨黑黑地，肥胖的小身體又是白生生地。她們倆像是孿生的姊妹，坐在左邊的一個的肥白的小手裏，擎着個橙黃色透明體的肥皂盒子，她就用這小小的東西，舀水來澆自己的胸脯。右邊的一個呢，捧了一條和她的身體差不多長短的毛巾，在她的兩股中間揉摩。

雖是這麼幼小的兩個，卻已有大人的風度，然而多麼嫵媚。（M D浴池速寫）

【童工】

★我到修械處玩了半天，看他們做事，幫着他們扯風爐。

他們那些人，全是黑臉黑手，好像

永遠找不到一個方便日子去用肥皂擦到臉上頸上的。他們那裏一共是六個小孩子，同在一處做事，另外一個主任管理着他們工作的勤惰。孩子們做事是有生氣的，都很忙，看不出那些小鬼，臂膊細小如甘蔗，却能够揮大鐵鎚，在砧上打鐵。他們用鑪，用鋸，用鑽孔器，全是極其靈巧。他們又會磨刀。他們一面說笑話，一面還做各樣事情，好像對於這工作非常滿意，而且有過十年以上的那種習慣。（沈從文我的教育）

【拾荒孩】

★那個拾垃圾的小孩，背上負了一隻小籃，縮了頭，聳了肩，一手拿着鐵鉗子，一面用另一隻手的袖子去揉那凍得紅僵的鼻子；嘴裏還發出一陣嘶嘶的聲音來。（田漢寒衣）

【鄉下兒童】

★好不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親告訴我，閨士來了，我便飛跑的去。他正在廚房裏，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這可見他的父親十分愛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許下願心，用圈子將他套住了。他見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沒有旁人的時候，便和我說話，於是不到半日，我們便熟識了。（魯迅故鄉）

【睡孩】

★往裏看時，燈光之下，書桌對面的搖椅上，睡着兩個夢裏微笑的孩子。女孩兒雪白的左臂，垂在椅外，右臂却作了弟弟的枕頭。散拂的髮兒，也罩在弟弟的臉上，綾花已經落在椅邊。她弟弟斜靠着她的肩，短衣下露出肥白的一條大蜈蚣，摘去了牠的有毒的鉤爪。

小腿，在這驚風暴雨的聲中，安穩的睡着。屋裏一切如故，只是桌上那一捲稿紙，却被風吹得散亂着落在地下。（冰心愛的實現）

【貧苦之孩】

★小三子是許多檢煤屑小孩中的一個，一頭亂蓬蓬的頭髮，黑黝黝的臉皮上，露出兩隻烏溜溜的眼珠，身上穿着一件千零百碎的短衫褲，這是我們每天在上學的途中，常常可以遇見的。（劉大白流浪兒童）

【頑童】

★他的行為的頑皮，我現在想起還覺吃驚。但這種行為對於當時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時時刻刻追隨他，自願地做他的從者。他用手捉住一條大蜈蚣，摘去了牠的有毒的鉤爪。

而藏在衣袖裏，走到各處，隨時拿出來，都使他十二分羨慕。這使他憶起他着兩塊五尺長的木板，寫着北京公立嚇人。我跟他走了，欣賞他的把戲。他有從前的放牛生活來，他的腦子裏躍現第二高等小學校字樣。他們進去了，但時偷偷地把這條蜈蚣放在別人的瓜，着一幅幅的風景畫片，草是青色的，牛是滿院裏站滿了他們的同學，正在亂皮帽子上，讓牠沿着那人的額骨爬下去，嚇得那人直跳起來。有時懷着這條蜈蚣去登坑，候等鄰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糞的時候，把蜈蚣丟在他的褲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褲子亂跳，累了滿身的糞。又有時當衆人面前他偷把這條蜈蚣放在自己的額上，假裝被咬的樣子而號啕大哭起來，使得滿座的人驚惶失措，七手八腳地爲他營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他伸起手來收拾了這條蜈蚣，忽然破涕爲笑，一縷烟逃走了。

（豐子愷）

【牧童】

★村童們一個個歸家去了，他們的清脆的歌聲，活潑的神氣，葱蘢的，個黑漆的大門裏去，大門的兩旁還掛

【成羣之兒童】

★他跑到一個公園裏，那裏的人，倒比平素還多。許多的小孩子，前前後後的跟着他們同來的大人，你呼我應的，在那裏有說有笑。他們都穿着最新的時裝。一個個紅着臉，跑去跑來，倒像是一個小孩子的展覽會，熱鬧到十分。

（張資平：一個流浪人的新年）

★幾個他們的同伴，從遠處走過來了，彼此含笑取下帽子行了早晨見面的禮，絡繹着走向白色粉牆那邊，一

（廬隱：一封信）

★在一個廣場上，有無數的兒童，拿着幾個球在那裏橫穿直衝的亂跑，不久鈴聲響了，一個一個和一羣蜜蜂

般地湧進學校門去了。(廬隱月下的盪。(郁達夫落日)回憶)

二 男性

【少年】

★像阿潤那樣的人，的確可以稱

得上一聲美少年了。你看他的圓而紅潤的臉兒，靈活的眼睛，兩片小嘴唇裏的一排潔白的牙齒，以及頭上梳着菲列濱式的黑亮的頭髮，便已顯出了他的美麗；至於說話時有些羞人答答的樣子，愈加像一個姣好可愛的少女了。(葉舒洗不清的罪惡)

★站在G的右邊的那少年C，因

爲暑假期滿，幾點後不得不離上海，乘海船赴N地的中學校去念書，桃紅的雙頰，受着微風，晶潤的眼睛，望著遠處，胸中也覺得有無限的悲哀，在那裏振

★在鏡子裏對他展笑的，是一個修短合度，丰韻瀟灑的少年，一對不小的眼睛，凝睇時盪漾出幽波，瞬動時燃熾着熱情，玲瓏的口輔，便是不語的時候，也像有溫柔絮語在低低傾訴。(茅盾創造)

【青年】

★谷潤一個人悄悄地走出了公

司門，充滿了喜悅的，身體很輕靈的，登上了電車，坐下了向車中一望，看見乘客都是不修飾的男子，車中祇有他是

年青的，而且穿着一身新嚶吱的洋服，一件花呢的夾大衣，其餘的人是中年

或老年的人了。(徐蔚南谷潤)

★這時有二輛洋車緊緊的向西

北角上衝過去，在隱約模糊裏，我可以辨出那坐在前一輛上的，是一個二十

三四歲的青年，從他那瘦小而靈便的身材上，活潑而機警的面貌上看來，都可證明他是一個老於行旅者，坐着後一輛的，却比較的年輕些，他的面貌雖然剛毅而帶有幾分孩子氣，他的身體雖然堅強而卻又偏于矮小，兩腿間夾着一個鋪蓋，不時發出那短促而單調的警告：

一快！快！快！車開的時間不遠了！

那車夫聽見了，也就放開脚步，打着堅硬而平滑的地面，劈拍劈拍地飛奔前去。(沈從文雞聲)

★講這一句話的，是一個十九歲

前後的纖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

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

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愛他的魔力，他

的身體好像是不十分強，所以在微笑

的時候，他的蒼白的臉上，也脫不了一股悲寂的形容，他講的雖然是北方的

普通話，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轉也死了，祇剩他一個人，到處漂流，給人的聲調，竟使聽話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來。（茅盾路）

【頹廢者】

★這是冬春之交的事，風已沒有這麼冷，我也更久地在外面徘徊，待到回家，大概已經昏黑。就在這樣一個昏黑的晚上，我照常沒精打彩地回來，一看見寓所的門，也照常更加喪氣，使腳步放得更緩，但終於走進自己的屋子裏了，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魯迅傷逝）

★進來之後，本來是雄糾糾的他，如今更罩上一層氣恨。他這一次似乎來復仇的。他身上穿的是短夾衫，腳下膊起虎腿，衣袖高高的捲起，臂上的筋肉十二分的緊張。他眉眼稜稜的，面上流露着憤怒的氣概——那氣概是不能隨便觸牠的鋒芒的。這一切便是他野蠻的表徵，而今夜尤其來得過火。（許傑出嫁的前夜）

【流浪者】

★他名叫士根，身世非常孤另，沒有家，也沒有父母，由他的嫂嫂從七歲時給他養育起來，可是現在他的嫂嫂

★一個年紀大約四十左右的清瘦的男子，當這黃昏時候，拖了一雙走倦了的足，慢慢的進了L縣城的東門，踏着自家的影子，一步一步的夾在長街上，行人中間向西的走來。他的青黃的臉上，露出一副惶恐的形容，額上眼下已經有幾條縐紋了。嘴邊上亂生在那裏的一叢蕪雜的短鬚，和身上穿着的一件齷齪的半舊竹布大衫，證明他是一個落魄的人。他的背屈向前面，一雙同死似的眼睛，儘在向前面和左右旁邊偷看，好像是怕人認識他的樣子，也好像是在那裏尋知己的人的樣子。他今天早晨從H省城動身，一直走了九十里路，這時候纔走到他廿年不見的故鄉L城裏。（郁達夫青烟）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躊躇之後，方纔坐下來。我起先很以為奇，接着便有些悲傷，而且不快了。細看他相貌，也還是亂蓬蓬的鬚髮，蒼白的長方臉，然而衰瘦了。精神很沉靜，或者却是頹唐，又濃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神彩，但當他緩緩的回顧的時候，却對廢園忽地閃出我在學校時代常常看見的射人的光來。（魯迅在

酒樓上

★夜色包圍了全城，昏黃的路燈，無力地照着沉寂的深巷，一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青年，雙手插在褲袋裏，踽踽地走着，瘦長的黑影，伴着他一步一步的向前移。（田軍墮落）

【老人】

★洛伯爾先生並不是在說笑，他的確老了，至少總有五十歲。頭上的灰白髮已不多了，一臉都是皺紋，兩頰也陷了進去，背微微有點駝，可是兩隻眼睛還射出光輝，好像裏面有一種不可熄滅的火焰一般。（巴金洛伯爾先生）

★天兵老叔坐在曠野裏四無依靠的他自己的茅屋的簷廊下，他的背脊正對冬天焦熱的太陽，臉却向着住屋的門，時時伸出他枯澀而粗糙的手，

用別一隻去抱合着，或者用力地摩擦着，意思是想把那些綑滿在手上的像雞腸那麼紫黑的筋摩平，或者使牠隱伏到內裏去，可是沒有效驗。本來老這樣東西，從過了中年以後，便已一步步向天兵老叔走來，只是他自己沒有覺得，譬如他的腰肢酸了，實在這就是老的第一步，而他却以為那是一種腰痛（生）

的病，喫一服五虎散便會好的，但這病的確沒有好起來，反而日見沉重，直到他的眼睛牙齒以及耳朵漸漸地都相約而成為一種病，于是他才開始疑惑：『那恐怕真個是老了！』（魏金枝父）

灰白色的頭髮上的雨珠在黯淡的燈光之下抖着，他底臉更顯得蒼白了。我給他脫了溼的衣服，他頹然地倒在躺椅上，開始喘息起來。

★除了房東夫婦外，在這附近我

我知道他從什麼地方來，我想向

還認識一個人，便是那照應墓園的老

他說話，但我怕開口。

「不行了，我現在更加老了！」終於是他先打破了沉寂。這枯澀的微弱聲音，一聲聲打進我底心坎。

不錯自母親死了以來，不過幾個月的工夫，父親就變得更加老了。面容枯瘦而蒼白，背微駝，步履遲緩，並且時時喘息。

地的人終日吹着海風，大抵是這樣的。一根旱烟管坐在那裏吸烟，有的手拿

看見他一天天被悲哀蠶食下去，我底心好像被什麼咬着一般，痛得非常厲害。在失了人生只能有一個的母親之後，父親便是更可寶貴的了。我好比是一塊肉，寄生在他底身上，我是千萬離不開他的。可是他卻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巴金父與女）

【鄉人】

★這來的便是閩士。雖然我一見便知道是閩士，但又不是我這記憶上的閩士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內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這我知道，在海邊種

紙包和一支長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魯迅故鄉）

★「民國時代真是兩樣了，」航船約行了半點鐘的樣子，坐在我斜對面的一位五十多歲的老人家，不自然的伸出長着一寸多長黃褐色指甲的小指，用拇指和食指摸着他的鮎魚鬚，搖了搖頭開口說。（許欽文這一次的離鄉）

【老農】

★在一處濃密的柳蔭之前，現出一帶灰黑色的茅屋。柳蔭旁是一輛水車，三五老農，剛從車上下來，聚集在濃蔭之下，作片刻的休息。有的嘴裏銜着

【農家夫婦】

★我站在車臺上，在快樂的時候，忽而在萬綠叢中看見了一幅美滿的家庭團敘圖。一個年約三十幾歲的壯健的農夫，兩手擎了一個週歲的小孩，在桑樹影下笑樂。一個穿青布衫的與農夫年紀相仿的農婦，笑微微的站在旁邊守着他們，在他們上面晒着的陽光樹影，更把他們的美滿的情意表現得明顯。地上攤着一隻飯籬，一壺茶，幾隻菜飯碗。這一定是那農婦送來饗她男人的，啊啊，桑間陌上，夫唱婦隨，更有你兩圓愛情的結晶，在中間作姻緣的締帶，你們是何等幸福呀！（郁達夫還鄉記）

【大學教授】

★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小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魯迅藤野先生）

【教務長】

★進了這房，他看見一位三十上下的清瘦的教務長迎了出來。這教務長帶着一副很深的老式近視眼鏡，口角上有兩叢微微的鬚鬚黑影，講一句話，眼睛必開閉幾次。質夫因為是初次見面，所以應對非常留意，格外的拘謹，講了幾句尋常套語之後，他就領質夫

上正廳上去吃早飯。
（郁達夫茫茫夜）

【校長先生】

★校長先生很威嚴，有黑的鬚鬚，連面頰上都有，像古書上畫的古人一般。可是他的黑鬚鬚裏也藏着慈愛，常來握握我們的手。年小的學生都怕他，看見他來拉手時，便遠遠的跑開了去。我們却不怕。（陳伯吹我們的教師）

【小學教師】

★我們的級任先生，在許多先生之中，是一位最年青的。他很用功，常常看書，只要一空就拿着一本書在用心地看，所以雖則年紀輕輕，眼睛已經近視了，戴着一副眼鏡。頭髮是黑黑的，油的，分開着兩邊梳。真奇怪，據說他的頭髮終年不上油，何以會這樣黑亮？他

的性情真柔和，整天在眼鏡底下露出了微笑。我從不曾見他呵責過一個學生，可是學生們誰都不敢在他面前幹着壞事，並且他擔任的功課，誰都不敢怠惰。

我們的圖畫先生，也很有趣的。他比較年老一點，常常光禿着頭，在太陽光裏，耀得亮亮的，真好比是一盞什麼燈呢？身體長得是胖胖的，說話聲音很大，可是也很和善。他教我們圖畫，他只要拿起一枝粉筆，在黑板上畫起來，什麼都像，誰也瞧不出他竟有這樣的本領。（陳伯吹我們的教師）

【著作家】

★這位小說家是個孤兒，不錯；但他並沒有一個他在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死了的妹妹，他也並沒有些兒的悲傷。他和朋友在一起的時候，沒一忽

不是嬉皮笑臉的胡鬧，他並不像他小住了，可是筆還不會放下，用左手托着說中那樣孤獨。他喝酒，嫖，蜜子，他還有頭部，左肘支在桌上，不住的沉思默想，時喜歡到燕子窠去學吃鴉片烟。他也兩只眼對着窗外藍色的天，凝然注視，有時縐着眉頭說些似乎感傷的話，但他常常是這樣。（廬隱一個著作家）

倘使你不是個呆子，你定能辨出這完全是做作。總之，他決不是他小說中所描寫的那個他，他是一個摹倣別人小說中所描寫的小說家，而現諸事實的一個他。（丁玲暴風雨）

的往下寫。（冰心愛的實現）

【詩人】

★詩人靜伯到這裏來消夏，已經是好幾次了。這起伏不斷的遠山和澄藍的海水，是最幽雅不過的。他每年夏日帶了一年中積蓄的資料來，在此完成他的傑作。

現在他所要開始著作的一篇長文，題目是愛的實現。他每日早起，坐在藤蘿垂拂的廊子上，握着筆，伸着紙，濃陰之下，不時的有嗡嗡的蜜蜂和花瓣，落到紙上，他從沉思裏微笑着用筆尖挑開去。矮牆外起伏不定的漾着微波。狂沒有絲毫微弱的表現，他整天坐在驕陽下的蟬聲，一陣陣的叫着。這些聲音都緩緩的引出他的思潮，催他慢慢

是那樣的人氏，他說着半北方的口音，——西區再沒有第二個人可以說得出的口音——便是他臉上生長的橫肉和手背上粗而黑的毫毛，也够得使西區裏所有的鄉人們害怕。他說話總是那樣的響亮，「他媽的！」是他開口的慣用語，這在他並不算是有意要罵誰，但倘使他偶然的不用那句慣用語時，（那是決不會有的事）便將不成其為衛三保的話了。（米星如短刀）

【沉靜的人】

★唐君在朋友中算是年長的一個。他底清癯的相貌，常常給了人以嚴肅的印象。脣邊寥寥幾根鬚鬚，一對不

十分大的眼睛却非常明亮，牠們一旦注視在一個人底身上，就似乎要把那人底心也要看透的。我們都敬佩他，我們稱讚他爲一個聰明而博學的人，而實際上他本來也是如此的。（巴金初戀）

【神父】

★其中最令人恐懼而厭惡的是，一個紅面孔，生滿鬍子的，戴着四角黑帽子，穿着黑布長袍的天主教神父，他那威嚴的目光閃閃地望着車中的人。

（徐蔚南谷潤）

【僧人】

★他是一個高身材，黑面目，行動遲緩的中年人；他出家將近十年，三年前坐過禪關，現在這山上茅棚裏來修行；他在俗家時是個商人，家中有父母

兄弟姊妹，也許還有自身的妻子；他不曾說明他中年出家的緣由，他只說：「俗業太重了，還是出家從佛的好。」但從他沈着的語音與持重的神態中，可以覺出他不僅是曾經在人事上受過磨折，並且是在思想上能分清黑白的人。他的口，他的眼，都洩漏着他內裏強自抑制魔與佛交鬥的痕跡：說他是放過火殺過人的懺悔者，可信；說他是個回頭的浪子，也可信。他不比那鐘樓上人的不着顏色，不露曲折；他分明是色的世界裏逃來的一個囚犯。三年的禪關，三年的草棚，還不會壓倒，不會滅淨他肉身的烈火。一俗業太重了，不如出家從佛的好，——這話裏豈不顫慄着往懺悔的深心？我覺着好奇，我怎麼能得知他深夜趺坐時意念的究竟？（徐志摩天目山中筆記）

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可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着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葉紹鈞二法師）

【商人】

★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商人，眼的四圍刻着纖細的皺紋，形成永久的笑意；眼睛頗細，鼻子也不大，額上漬着汗水發亮，但是他正感着一陣陣的寒冷呢。（葉紹鈞夜）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

★她的丈夫約有四十多歲了，又

黑又胖，完全是個巨腹式的商人，精力很旺盛的樣子。頭頂沒有許多頭髮了，快要禿的樣子了。（張資平不平衡的偶力）

工人

★第二天工廠照舊開工，我還是很早地到了工廠裏，坐在紡車的旁邊，用手不住搖轉着；而我目光和思想，却注視在全廠的工人身上，見他們手足的轉動，永遠是從左向右，他們所站的地方，也永遠沒有改動分毫，他們工作的熟練，實在是自然極了！當早晨工廠動工鐘響的時候，工人便都像機器開了鎖，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廠停工

動工鐘響的時候，工人便都像機器開了鎖，一直不止的工作，等到工廠停工鐘響了，他們也像機器上了鎖，不再轉動了！他們的面色，是黧黑裏隱着青黃，眼光都是不強的，便是作了一天的工作，所得的成績，他們也不見得有什麼

★W | 工廠放夜工的時候，走出的

大羣的筋骨雖然強健但總帶着病色的工人之中，有一個塌鼻頭的短矮身材的工人，他看去是約莫四十歲的樣子。

時，覺得動蕩得嫌大，現在却恰巧適合了。（劉訥鷗晨）

走着，雖然是緩緩地，卻也終於走過去。（巴金一個平淡的早晨）

【病人】

★在電燈光下我看出貧窮的陳

設，在這窄小的房裏有一種氣味。洛伯

【苦力】

★一陣車輪聲逼近了。一輛糞車

★從路那邊，有一個衣衫襤褸的

慢慢兒走過來了。在前面拉着繩子的

醉漢走來了。他映着酡紅的酒臉，耳槽

是一個十多歲的女孩，穿一件短短的

裏橫夾着一小枝桃花。他踉蹌地高歌

薄薄的破棉襖，一團團灰黑色的棉絮

而來，他楞起了血紅的眼睛，對嫻嫻她

已經綻出來，懸掛在破布底裂縫處，蓬

們瞥了一眼，然後，更提高了嗓子唱着，

着髮，赤着足，她的臉凍得通紅，嘴裏噴

轉向路的西頭去了。

着熱氣，拖起車來很是喫力。後面推車

「哈哈，哈哈！」

的老漢，從年紀上看來可說是她底祖

醉漢狂笑着，睨視路角的木偶似

父，一頂非常破爛的氈帽蓋了他底半

的挺立着的哨兵。似乎他說了幾句什

禿的頭頂，眼睛只有一隻，臉上的紋路

麼話，然後，他的篋盪的身形沒入桃林

已皺得不堪，枯瘦的唇邊點綴了幾根

裏不見了。

灰白的鬚鬚。衣服底破爛和他底孫女

「哈哈，哈哈……」

底差不多，也是赤足。他推着這一輛糞

遠遠的還傳來了漸曳漸細的笑

車很覺喫力，恰像一匹老馬駝着重載

聲，像扯細了的糖絲，裊裊地在空中迴

被鞭打着不得不向前走一般。緩緩地

旋。（茅盾創造）

【垂死的病人】

★天上佈滿了陰霾的雲，大地上

的一切，都呈着灰黑的顏色，不勝憂傷
似的。慘淡的光從古舊的樓窗上爬了

進去，映照着牀上一個僵屍的青白的臉。是那已是和僵屍沒有分別了。沒有人知道他在呼吸沒有，還有血在他的血管裏流動沒有。他的臉色青白得這樣的可怕，彷彿誰在他的臉上塗上了濃厚的鉛粉一般。（魯彥幸福的哀歌）

【書生】

★今天是星期日，他沒出去，坐在書桌裏面起草稿。他的面容很瑩潔，清癯，只是眼睛有點近，坐在椅上正像個樂而忘倦的聰明書生。（黎錦明樂天詩社）

【老冬烘】

★汪舉人是這一鄉最爲博古通今的紳士，又是汪村的首富，他有三百畝田，又有許多現銀。但最緊要的還在

他是這一鄉一世紀以來獨一無二的舉人，所以鄉人都尊敬他。他爲人清正，向來以道德爲帽，以禮教爲鞋，以天理爲馬褂，以良心爲長袍。他那方頭大耳，再加上不斜視的銳利的目光和自鼻孔拖到兩邊嘴唇的兩條八字形的深陷的威嚴的紋路，完全是一副天生的正人君子高等紳士的相貌。（汪靜之肉）

★伊透過烏柏葉，看見又矮又胖的趙七爺正從獨木橋上走來，而且穿着寶藍色竹布的長衫。

趙七爺是鄰村茂源酒店的主人，

又是這三十里方圓以內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學問家；因爲有學問，所以又

有些遺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聖歎批評的三國志，時常坐着一個字一個字的讀；他不但能說出五虎將姓名，甚

而至于還知道黃忠表字漢升和馬超

表字孟起，革命以後，他便將辮子盤在頂上，像道士一般，常常歎息說：倘若趙子龍在世，天下便不會亂到這地步了。（魯迅風波）

【流氓】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駝背五少爺話還未完，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鈕釦，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綁在腰間。（魯迅藥）

【饑民】

★他向西南走去，翻了幾個較低的山岡，約走了十多里路，在一條平坦的山路上遇着四個人，三個男的和一個女的。他看見那四個人都餓得鳩形鵠面，像個病鬼似的。其實他自己原來是方頭大耳的，也餓得頭不方而耳不

大了：臉上有了菜色，顴骨突起，兩腮的肥肉好像被刀削下來，把威嚴的八字紋也瘦掉了，不過鼻孔到兩邊嘴角還有八字紋的餘威，而且由那餘威可以認出八字紋的遺跡。（汪靜之人肉）

（左大璋路程）

【肥人】

★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朱自清）

★這街道在平常本來是很清靜的，但現在忽然熱鬧起來了，街中間聚集了一大羣人，具着各樣的身材，穿着各樣的衣服，有着各樣的面孔，層層密密的圍成了一個大圈子。站在後面的人都伸出頸項，好像要盡力使他們的身體立刻長高幾尺；而僥倖得站在前面的人又似乎拚命要擴大自己的身

着衣料一聳一聳地走回他底臥房去，我看着他底後影，覺得他已穿上了簇新的香雲紗大褂，寬大的領袖，還是被肉塞得激鼓鼓，臂膀背上都映着紅潤的肉色。我又覺得滿堆在他身上的肥肉，都是由他的夫人灌給他的，甜蜜營養成功的。她曾告訴我，她每天早晨給他喝一杯牛奶，又喫三個新鮮的雞蛋。（許欽文伏中雜記）

【瞎子】

★在沿着河的一條小路上，有一個瞎子，手裏拿着一根手杖，慢慢的踱來。他走了一會，轉了一個彎，向往南的一條小徑走去。離轉彎的地方不遠，有一座小土山，上面都是很豔麗的花，玫瑰也有，薔薇也有，紫羅蘭也有，雛菊也有；更有許多不知名的花卉，紅藍白紫，襯着淡青和深綠的枝葉，錯亂的生着，比人工築的花壇還好看。但是瞎子扶着拐杖，一步一步的過去了，任是那些花卉都朝着他在那兒點頭微笑，似乎招呼他過去，他卻一點也不顧的走了。

【男性羣衆】

★下午去訪李古魯，他拿出香雲紗的衣料來給我看，說是因爲他底夫人同時領到了整個月的薪銀，她硬要買給他的。他笑着滿堆着肥肉的臉，

體，恐怕他們看見的景象被後面的人偷看去了一般。在這樣你推我，我擠你的競爭中，又夾雜着從許多口裏吐出來的話語。這街道確實是熱鬧起來了。

（巴金在黑暗中）

★我已加入了××劇社，那是極有趣味的事。社員有三十多個，全是本地各學校的人，裏邊實在有幾個很優秀的分子。大家用一種共同的信仰建築着友誼，在一件事情上努力着。這一團年青人中間，充滿了熱，充滿了力，充滿了生氣。（王墳撥動了的心弦）

★火車時行時止，快要回到這古老的舊都了。大家都振起精神來，有的將行李取好，有的扶着窗凝望都城，有的向接客的打聽旅館的房間和火食。火車停了，大家爭着紛紛地下車，我悄然地混入了人羣中。（臺靜農昨夜）

三 女性

【少女】

★秀菊離開了椅子站了起來，在房間裏打了一轉，望見對面的一扇窗門打開了，窗欄上伸出一張白而圓的

醉芙蓉似的臉孔，蓬鬆的頭髮披在肩上，流動的秋波，光耀照人。這便是對門的許姑娘。（吳曙天瘋了的父親）

★唉！我被她一提，那個青松之下的印象，突然回復到我的記憶裏。是的，不高的身材，黃黃的面色，而映着瑩白的皮膚素，秀朗的眉痕，罩在含有詩意的雙目上。那個女子呵，誰知她就是芸如口中的鏡涵。（王統照青松之下）

★宜姑閒閒的和他談話。他覺得她那紫衣，正襯出了她嫩白的臉，頰上有很深的兩個笑渦兒。濃黑的頭髮，向後面梳着兩條小辮。她和瀾姑相似處，就是那雙大而深的眼睛，此外竟全然是一樣的。——他覺得從來不曾見過像宜姑這樣美麗溫柔的姊姊。（謝冰心別後）

★她的細腰，使她長大而不過於肥碩的身體顯出勻稱而苗條的體態；她長圓的面龐上面，最使人愛美的是她那雙美麗的大眼，和一張巧妙的小嘴；至於她那個粉雕玉琢的鼻子，也是很適當的位置於面孔的中部；那濃厚的黑色頭髮，更襯出她白雪似的嬌顏。（黃仲蘇音樂之淚）

★青春的年齡，把她蘊藏着的美表顯出來，像花一般，縱不是珍奇，上好的種色，當苞兒半放，瓣兒微展時，總有一種可愛的姿態和色澤，教人家看着神往。她的美可以說在乎勻稱；面部的器官，軀幹，同手臂，好像天生配就是這

麼一副；分開來看也沒有甚麼，合攏來就覺得彼此相呼應，相幫襯；如其中任何一件另換個樣式，就要差得多了。

（葉紹鈞倪煥之）

★她那時說話的光景，我還是十二分的記得的。她的似笑非笑的鬢輔，

她的飄飄欲仙的神情，都給我以極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雙黑瑪瑙一樣的眼睛，偶然接觸到了，幾乎使我全身心都像融化了的一般。

（蕙漪梧桐庭院）

【活潑的少女】

★她是那末善於會意的笑，她是

那末會用眼來向你表白她的心，一個處女的心。但是她一點不呆板，又不畏縮，她沒有中國女人慣用的羞澀和忸怩，她又粗魯不下痞。

（丁玲韋護）

★她沒有常人所有的虛偽的假

貌，悲哀的情意，狡猾的心意，以及種種粗暴卑陋的內質；她是透明般的天真，她是棉絮似的和善，她是不可形容的美麗。

（楊非 Attractive Diana）

【村姑】

★杏芬是一位「粗枝大葉」的

村姑，說她美，自然談不到；你說她醜，倒也又不惹人討厭。她的兩條濃濃的眉毛，像板刷一樣，又闊又短。那雙閃爍而圓大的眼睛，蘊藏着無限的情意。嘴唇雖厚而帶寬，却也紅潤得可愛。她有一種特殊的美，她雖是鄉下人，而她的皮膚却生得白淨。這大概是因了城市的空氣滌盪的緣故，因為我看見她時，她已離鄉三年，不復是村姑了。

（羅西玫 瑰殘了）

★我在祠堂裏足足住了六年之

久，三姑娘最後留給我的印象，也就在

賣菜這一件事。

三姑娘這時已經是十五六歲的姑娘，因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單衣，顏色淡得同月色一般——這自然是舊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沒有這樣合式，不過這也不能夠說定，因為我們從沒有看見三姑娘穿過新衣。總之三姑娘是好看罷了。三姑娘在我們的眼睛裏同我們的先生一樣熟，所不同的，我們一望見先生就往裏跑，望見三姑娘都不知不覺的站在那裏笑。然而三姑娘是這樣寂靜，愈走近我們，我們的熱鬧便愈是消滅下去，等到我們從她的籃裏揀起菜來，又從自己的錢包裹掏出銅子，簡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覺得這太對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終是很習慣的，接下銅子又把菜籃肩

上。（馮文炳竹林的故事）

【小家碧玉】

★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穿着很樸素的花布旗袍，烏雲似的頭髮，梳得很光滑，兩顆漆黑靈活的眼珠，襯着嫩白的圓臉，雖然是個平常的女郎，倒也有惹人注意處。（金滿成愛慾）

顯得美麗。她握着掃帚，一邊掃落花，一邊向陽光前進。她已經掃淨了一大塊地，忽然停止了工作，低着頭，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過後她便走到籬邊一株最大的丁香樹下，握着一枝垂下來的丁香花，放在鼻上聞了一陣。（巴金丁香花下）

【新娘】

★「呵，新娘來了！」被這聲音一驚，他眼中幻覺立時消滅，回過頭來一看，他的姊姊果然來了。四個盛妝的姑娘，攙扶着，穿一雙水紅的高跟鞋，走一步時，手中捧的花束和頭上的紗球都在巍巍的顫動。她才走上禮堂的階級，斜刺裏又有兩個青年將新郎擁出。（葉靈鳳姊嫁之夜）

【西洋女郎】

【放浪的女子】

★是在一個早晨，當帶着露水的碧草受着陽光底接吻，而微微顫動的時候，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金髮女郎，正俯着身子在院子裏的一角打掃地上的落花。曉風微微地吹動着她底金髮，飄浮在她底額際，使得她底團團的臉略成了鵝蛋般的形狀，愈顯得可愛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起來，紫色印花布的衣衫和地上的丁香花似乎映成了一片。兩隻雪白的手，兩列可愛的細白牙齒，彎腰捧肚，笑個臂在晨光裏帶了一種異樣的顏色，愈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着撲到你人）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够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率直。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論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

披著秋天白雲織成的軟綃，手裏捧着滿蓄着愛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禮堂的中間。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有的批評她的衣飾。（盧隱海濱故人）

【新寡】

★我點上一枝烟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蹤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郁達夫過云）

★不久，棺是到了，送棺的人很多，有老人，有少年，都是很悽楚的。在棺的後面，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穿着通身的白孝服，拿着引幡，有認識的說是死者堂兄的兒子。在棺的最後，一羣婦女們擁了一個白服啜泣的少婦，頭低下着，走路好像一點力氣都沒有，伊的哀傷不勝的樣子，使大家更斂容地注視，大家雖平日不認識伊，然而知道伊就是死者的新婦。（臺靜農燭焰）

【少婦】

★我的二房東是個肉感的，賣弄風騷的少婦。眉畫得很濃，嘴唇本來是黑的，但却把胭脂塗得朱紅。他日常除了到街上搖搖擺擺以外，也喜歡看看書，但所看的，都是肉蒲團，金瓶梅這一類（洪靈菲女孩）

★主婦呢，穿着又整齊又莊美的衣服，黑大的眼睛裏，放出美滿驕傲的光；掩不住的微笑，浮現在薄施脂粉的臉上；她用着銀鐘般清朗的聲音，在客人中間周旋談笑。（謝冰心第一次宴會）

【老婦】

★那老婦人是普通的型式，額上雖然已畫着好幾條皺紋，還不見得怎樣衰老。只是她的眼睛有點兒怪，深陷

的眼眶裏，紅筋牽牽的發亮。（葉紹鈞阿土的故事）

★她底身體還很康健，精神也很飽滿。不過她底深陷入的眼睛和額上的分明的皺紋，卻表示出來她已經上了年紀，而且是飽經憂患和世變的人了。（巴金房東太太）

【鄉婦】

★我喫了一嚇，趕忙抬起頭，却見一個凸顴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腳，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裏細腳伶仃的圓規。（魯迅故鄉）

【縫窮婦】

★她坐在簷前，微微的雨絲飄搖下來，多半聚在她臉龐底皺紋上頭。她一點也不理會，儘管收拾她底筐子。

在她底筐子裏有很美麗的零翦院裏特有的那一種豔亂的雜音，早已我們都很好；尤其是圓面孔的一個，常綢緞；也有很粗陋的麻頭布尾。她從沒停歇，窗外的風聲，倒反而加起勁來。銀弟拉我到火爐旁邊去坐下，問我何以不願意在她那裏宿。我只是對她笑笑，吸着烟，不和她說話。她呆了一會，就把頭擱在我的肩上，哭了起來。妓女的眼淚，本來是不值錢的，尤其是那時候我一般的和藹，一般的小學生抱和，她的交情並不深，自從頭一次訪問之後，攏總還不過是三四次，所以我看在手裏，還要給他們吃什麼糖，什麼糕。她清脆的嗓子，高叫着一白蘭花，白蘭花……」她的聲浪震蕩了清晨靜寂的空氣。人們在她的身旁走過，嗅到她籃中撲鼻的花香，雖然不想去買它，却都不免要回頭一顧。（葉鼎洛無端之戀）

【賣花女】

★她穿着一套月白色的夾衣。一張鵝蛋形的臉兒，常常露着笑容，倒也相當的俏麗。她的手裏提着花籃，鼓起了清脆的嗓子，高叫着一白蘭花，白蘭花……」她的聲浪震蕩了清晨靜寂的空氣。人們在她的身旁走過，嗅到她籃中撲鼻的花香，雖然不想去買它，却都不免要回頭一顧。（葉鼎洛無端之戀）

【妓女】

★那時候已經是一點多鐘了，妓

院裏特有的那一種豔亂的雜音，早已我們都很好；尤其是圓面孔的一個，常停歇，窗外的風聲，倒反而加起勁來。銀弟拉我到火爐旁邊去坐下，問我何以不願意在她那裏宿。我只是對她笑笑，吸着烟，不和她說話。她呆了一會，就把頭擱在我的肩上，哭了起來。妓女的眼淚，本來是不值錢的，尤其是那時候我一般的和藹，一般的小學生抱和，她的交情並不深，自從頭一次訪問之後，攏總還不過是三四次，所以我看在手裏，還要給他們吃什麼糖，什麼糕。她清脆的嗓子，高叫着一白蘭花，白蘭花……」她的聲浪震蕩了清晨靜寂的空氣。人們在她的身旁走過，嗅到她籃中撲鼻的花香，雖然不想去買它，却都不免要回頭一顧。（葉鼎洛無端之戀）

【女教員】

★那裏有兩位姓張的女先生，待

（郁達夫南行雜記）

「耐格人啊，真姆撥良心……」

【女看護】

★停一會兒，一個看護婦來了。伊底身體矮小，態度極沉靜；伊那種全身都是白色的裝束，一望而知是看護婦。伊手裏拿着一個測驗體溫的表，放在

我口裏要我啣着；又瞧着時計數着我右手底脈動。我問伊姓什麼？伊用了十分沉着的態度答道：『姓劉』我看伊的臉色好像正在爲了這許多不幸而進醫院的人納悶着；伊底心好像要對我說：『你何不幸，也碰在這個不幸的巖石上面了！』（孫俚工醫院裏的故事）

★醫院裏不是有很多的看護婦嗎？那些懶惰的女人！她們每天只拿了一隻溫度表試了試病人的溫度，在診單上畫了一些記號，就走了。沒有看見她們有什麼看護，她們只是穿着紅綠的漂亮的衣服，有時連白的看護衣也不罩一件，搖搖擺擺地在病房裏幌了幾幌，高跟的皮鞋在地板上橐橐地敲出重濁的聲音，使人的心不得安靜，額上的神經起了強烈的震動，好像她們的皮鞋踐踏在病人的心上或腦上一樣。她們只是互相大聲的笑着，談論着，有時還尖利的叫了起來。醫生來時，她們也只是嘻嘻哈哈的和醫生取笑。她們一點也不安靜，一點也不嚴肅。病人好像是丟在垃圾桶裏的破布，她們甚至望也不望一下。她們的責任在那裏？她們的職務是什麼？可鄙的看護婦！粉和胭脂塗得這樣的多，衣上洒着這許多的香水，不怕窒息病人！她們把神聖的醫院當做了市場，大聲的騷擾着；她們把神聖的醫院當做了妓院，唱着無聊的情歌，賣弄着風情。（魯彥幸福的哀歌）

【女工】

★遠遠地一隊工人，從工廠裏絡繹着出來了；他們有的向南邊的大街上去，有的到東邊那廣場裏去，頃刻間便都散盡了。但是荷姑還不見出來，我

急切地盼望着，又過了些時，那工廠的大鐵門，纔又『呀』的一聲開了，荷姑忙忙地往我們這一條胡同裏來，她臉上堆滿了汗珠，好似雨點般滴下來，兩頰紅得直像胭脂，頭筋一根根從皮膚裏隱隱地印出來，表示那工廠裏惡濁的空氣和疲勞的壓迫。（廬隱靈魂可以賣嗎）

★伊約念歲上下，臉色蒼白憔悴，青春的鮮潤的血色幾乎已經完全消盡了，僅僅在微笑着的時候，似乎還有一點兒青春的血色。伊的相貌，美當然說不上，不過除了兩張嘴唇太厚之外，其餘部分却也生得端端正正，沒有什麼醜陋。（汪靜之父與女）

【女性羣衆】

★堂皇偉大的工二裏，有不少人坐着了。耀目的印度綢，披在女性的

肉體上，五光十色的馬甲，眩耀得令人

★極長地向南拖去的女工的羣

發昏。她們有的是少婦，有的是綺年玉衆，擠滿了街心，每人手上提着一隻竹貌的姑娘。發育不久的胸部，富有媚性的飯籃，或者一個包着飯碗的包袱。年紀的眼睛，令人起了不能自持的陶醉，內大些的婦人的病黃的瘦臉上，只滿佈心起了一種性慾的衝動，當注視在她着倦乏憂鬱的神情，默然無語地走着，們那隱隱約約隆起的胸部時，就會聯想及在這些衣服之內，是一個怎樣的，但年紀輕輕的少女的萎黃的臉上，却肉體，那起伏不定的曲體，是如何的調，添上了笑容，三三兩兩地互相攜着手，勻，是如何的令人迷醉？那些少婦呢？她們那對眼睛，有好些還留存着少女的媚態，溫柔的風韻。在這樣的一個充塞着女性的劇場外的 Hall 裏，祇見着青春的影子在那裏憧憬，還有那馥芬的香水和香粉味，不時受了溫和的春風的吹送，沁人肺腑。夾着女性肉體氣味的香氣，更令人酥骨醉魂。在這樣馨香飄拂的劇場中，更令那和異性接近的 S 感着極大的興奮。（謝晨光劇場裏）

第八編 女性美之部

〔說明〕在本書的「人物之部」其應用的廣泛，所以在修辭方面，不得一編中，已將不少的描寫女性的例子，不加以動人的佈置。

提供出來，不過該編中的例子的重心，祇寫許多女性的整個的形態與生活方面的特點，至於相當繁複的女性美之描寫，却未嘗包括在內，因此另立本編為專章，以便將各種女性美的寫法，作一番富有系統的介紹。

男性固然也有男性美，可是在文章中對於男性美的敘述，畢竟較為少用；而關於女性美的形容，在古往今來的詩文中，可以說觸目皆是，例如「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一一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一娉婷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一一眉似春山點翠，腰如弱柳扶風」之類，便是。

職是之故，我們對於女性美的描寫，因

女性的美點，不僅在於面部，即手、腰、腿、足，都有它的可愛之處，而少女或少婦的乳房，其軟玉溫馨的美妙，更足令人迷戀。又從姿態方面言，十七八歲的少女的姣容，固然使人心醉，可是妖嬈的少婦，也何嘗不使人為之愛慕？因為她們各有獨特的風韻，一顰一笑，皆可供給我們作為描寫的材料，雖然是服裝樸素不施修飾的村姑，却也有着她的特殊的美點；我們的筆下如能把她們描寫得體貼入微，則讀者自會發生親切可愛的感覺了。

【處女美】

★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廚房裏走時，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她兩手各提着一隻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着的女子。這全由於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白水的話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喫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裏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着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搯出水來；我的日記裏說：「我很想去搯她

一 軀體

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一朵盛開的花。（茅盾）

頭髮黃褐，臉色青黃，身體瘦弱，一見可

在灑灑的春水上打着圈兒。她的笑最

★她的打扮和平時一樣，肉色襪，以知道她是自小多病的。（許欽文凡

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

黑裙，白褂子，胸前還掛着她學校裏的（生）

裏，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

徽章，額前柔黑而蓬鬆的頭髮，覆掩在

★她站在窗口的桌子前頭，以這

桃花麼？那麼她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

曲媚的眉上，令我更覺得她可愛；她兩 睛空作了背景，她的蓬鬆未束的亂髮，

的時候了；花房裏充滿了的蜜，真如要

隻天足跨在我的身體兩側，我躺着，很 鵝蛋形的笑臉，漆黑的瞳人，淡紅綢的

流出來的樣子。她的髮不甚厚，但黑而

認真的欣賞她自然的曲線美。（林拓 背心，從左右肩垂下來的肥白的兩臂，

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只可惜我 病中）

和她臉上的晨起時大家都有的那一

不會聞着一些兒香。唉！從前我在窗前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 種嬌倦的形容，却使那睡在床上的少

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

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的茶蘼能 年，發見了許多到現在還未曾看出過

昨晚一見——雖只幾分鐘——我真

比擬她。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必 的美點來。（郁達夫秋河）

太對不起這樣一個人兒了。（朱自清

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

【少婦美】

阿河）

這時不止像含露的茶蘼了，并且像斜

★婦人的年紀並不大，約在二十

★慧穿了紫色綢的單旗袍，這軟

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豔麗呢！（廬

左右，皮色很白皙，豐腴的面部還保持

綢緊裹着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

隱海濱故人）

★第一中學的間壁有個女子小 着一些春風的影子，所以望去很有點

身的圓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盡致，一

學校裏面，有一位女教員是姓盛，她是

動人的風韻。（葉靈鳳禁地）

雙澄清流動的眼睛，伏在彎彎的眉毛

下面，和微黑的面龐對照，越顯得晶瑩；

★她的眼睛像從前一樣的有媚

小嘴唇包在勻整的細白牙齒外面，像

細長，行動窈窕，說話流暢的女子，不過

力。他覺得現在的她是美麗，比八年

前十年前還要美麗。十年前的十七八歲的她雖然美麗，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體是很肥滿的，趕不上今天的她的風態。（張資平不平衡的偶力）

她的內力，富有脂肪分的肉感的想像，尤其容易把男性醉化。（陳翔鶴悼）

★這一天她穿了一身月白色的布衣，頭上戴着一朵紅花，倒也有幾分

★這是從玫瑰一般可愛的嘴唇裏吐出來的尖針似的話語。青年丙禁不住心頭髮抖，他的挑釁的眼光現在萎縮了，偷偷地從她的長眉毛間滑下去，經過了雖嗔猶媚的小口，彎彎的下頰，半袒露的白緞子似的胸頸，終於停留在薄紗衫下輕輕地跳動的一對小阜的尖頂，于是有別一種滋味的顫抖，驀地兜上了他的心頭。（茅盾詩與散文）

桃色的雙頰，黑漆的頭髮，明星般的眼睛，和鮮紅的舌尖，夾在朱唇中間，湊近來了！她比學生時代豐腴得多，華麗得多了！均松的身體像受了高熱，不住的膨漲，均松不由自主的快要無條件的降服了。（張資平梅嶺之春）

★阿蘭是個美麗的姑娘。「能幹的姑娘」一般人都這樣的稱呼她。油黑而長的頭髮，彎垂的雙眉，粉白的臉蛋，靈活的眼珠，胸部凸起的乳峯，適襯的天足，簡直沒有一處不美。（陳鶴翔悼）

【鄉女美】

【女子病態美】

★玉蘭的姿態日見濃厚的刻在他的心坎上了。桃色的雙頰，柔潤的鮮紅的嘴唇，敏捷而巨大的黑瞳子，富有彈力的乳房的輪廓，常對他的易起變動的官能刺戟。玉蘭不單外觀之美能

★窈窕身材，輕快步履，粗衣布裳，上藍下白，一切在她都是很清潔而且整齊。大約是因為營養不良的原故罷，頭髮是黃的，在她娟秀的眉目間，顏色也老是顯得十分蒼白，但是從她那嘴角上所浮起來的處女的婉變和悅的微笑，和那有時因羞澀而泛浮於兩頰

★及到次晨十一點鐘時，他上樓去看她，只見她睜着眼正倚扶在枕上斜靠着。從她那蒼白的面龐上，更配上了她披散在額角間的烏黑發光的亂髮，和嘴角上很輕微的浮起的一種輕妙的微笑看來，她今晨比往常是特殊

的更顯得病弱而且美麗，於是他也就隨便的坐到了她的床前，望着她，更望得非常的出神。（陳翔鶴不安定的靈魂）

【女子睡態美】

★我這次不別你而去，全是爲了你，想你已知道，那天黎明時候，我瞿然驚醒過來，我是決意的去了，看着你短髮覆額，蓬鬆的髮髮，美麗的龐兒枕着我的臂下，嫩紅的腮上梨渦裏顯出淺淺的微笑，我剛欲抽出手臂，我不覺的遲疑了，我終於想着了你我的前途，乃斷然地，輕輕的抽了出來。那時候，晨曦微透進窗來，我覺着是走的時候了，開始整理了我的行裝，輕輕地走到床前，

裏睡着了。（周樂山致情婦）
★她已然成熟了她，已然少婦一胎的她，後仰的斜躺在沙發的靠背上，她的配着一雙明亮的眼睛的豐美的紅紅的臉兒，被她的心兒着了色，上了熱，她的頸部的皮膚滑潤而飽滿的皮膚，在跳動着；在她的臉和胸之間，這是軟膩的可愛的一點，眼兒半閉着，身體懶洋洋，一點引人着火的樣兒，好像一朵在呼吸的玫瑰。在那包裹着她的身體的長衣下面，她的穿着黃色紗襪的兩腿一直露到膝蓋，她的長衣，描呈出她的體態有如一束鮮花。（郭沫若三姑）

★她真嬌情得很，頭髮散在枕頭上……兩條雪藕也似的白的長臂，伸伏在你枕邊，在你香唇上吻了一下，輕出來壓在綠的被面上。從白的有時是輕地，剛欲吻你第二下時，你似乎驚醒，粉紅的繡花的坎肩領口中，露出一些了，微微地欠伸了一下，又翻轉身去，朝細膩的胸肉，她那在酣睡後所泛出的

一層恬靜的微紅，將她的眉眼鼻唇的輪廓更劃得分明了，那些陰影的地方，也就更顯著。（丁玲春之上海）

【女子裝束美】

★在早熟而又風流的她，嘴脣上常常塗着鮮紅的口脂，眉毛修得很細，用畫眉的黑色很整齊地畫着，真的變成了兩條狹長可愛的蛾眉，臉上敷着高貴的香粉，尤其是白嫩異常。今天她身上穿着的，是一件淺綠色藍條子的嗶嘰旗袍，外面罩了一件大紅色的短大衣，格外惹人注目；至於她腳上的那雙鏤花的高跟皮鞋，在我看來，也是十分華麗的東西。（葉舒霓虹燈下）
★雖然這場宴會只是師友們的聚餐，並無外客，但繼之的同學們現在已非復當年作苦學生時的窮酸故態。——自然學生中也有不窮酸的，有的

是校長，教員，或實任博士夫人，或候補了。（靳以風）

教授夫人自然都是舉止豪華，衣冠都麗。繼之素以一拖拉一有聲于師友間，

今天却大有一吾從衆一之想。織錦緞的旗袍，褐色的高底皮鞋，淺紅的長絲襪——把她的天字第一號的一行頭一妝扮上。並請淵如給她梳好了頭髮，恭恭敬敬的薄施了脂粉，用兩把鏡子左右前後照足了，方乘車向××飯店進發。（沉君誤點）

【眉目】

★她的一對略大的黑眼睛，在濃而長的睫毛下很活潑地溜轉，照舊滿含媚怨，三樣不同的攝人的魔力。她的彎彎的細眉，有時微絳，便有無限的幽怨動人憐憫，但此時眉尖稍稍挑起，卻正是俊爽英勇的氣概。（茅盾路）

★他只能含糊地回答，看着桂的發粉光的圓臉和烏溜溜的俏眼睛，便覺得更其迷惘，難置答詞。同時，那種意外遇赦的驚喜交併的情緒，確也壓住了他的舌頭。（丁玲年前的一天）

★她的兩顆烏黑的，靈活的，動人的眼睛，却暗暗地偷窺着我。那時她的顴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滿足戀愛的意思。（葉紹鈞一個朋友）

【鼻子】

★三姑娘的鼻子，不大也不小，裝在兩片血紅的櫻脣上面，看起來已是無限的美麗了。（陳福熙星期日）

★她的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如同秋水似的眼睛，彷彿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識是什麼理由，使得見過她一面的人，總忘她不了。（郁達夫偶然的幸運）

【脣齒】

★我最不能忘記的她的，美麗之處，便是她一顆小小的殷紅的嘴脣，和她的嘴脣中一排潔白而整齊的貝齒。（穆時英花瓶）

★想起了她，我的眼中儘現出些修長的蛾眉，豐潤的紅頰，笑時抖動的肩頭，和偶爾從她櫻脣中現出的白牙。

二 局部

【頭髮】

★她的頭髮，本來黑得發亮，如今再加上了最時式的奶油電燙，把拖到頸項後面的髮兒，簪得勻勻整整，極其美觀，而且從頭髮中常常發出一陣一陣的香氣來，幾乎使我有些不能自持。

（葉靈鳳姊嫁之夜）

【手】

新娟的一雙手，又白又嫩；細長的手指，本來已够美麗了，可是她還要在指甲上塗着血紅的蔻丹，那尤其是錦上添花了。（沈從文戀人的手歸）

★眼簾裏却現出一隻肥白的纖手，挾着一雙牙箸，伸過來在自己面前的碗裏取菜。袖管大了，從迎面望過去，正看見白絲邊的粉紅襯衫和一條線彎上去的手腕。（葉靈鳳姊嫁之夜）

【乳】

★房門又意外地很快的開了，同時房裏的電燈也亮了出來。桂莊嚴地站在門框中，電燈光落在她的頭髮上和嘴唇上，閃閃地耀着。電燈光又透過了她胸前的薄紗，映出了一對熟透櫻

桃似的乳頭的顫動。（金滿成友人之妻）

【腿】

★因為她說話太急了些，又可以看見她的圓軟的乳峯在紫色綢的旗袍裏一起一伏的動。（茅盾愛的嘗試）

★我看見她的淡綠色單綢旗袍的裾頭從風中吹起，霎時間露出一雙肥美的大腿來，雖然還穿着血牙色的長統舞襪，但那大腿的緊繃和肉感，在轉瞬之間，已把我的靈魂勾去了。（劉吶鷗遊蹤）

【脚】

★她的翹高的小腿就像一根圓椎形的肉柱，實在美觀極了。（茅盾野薔薇）

★說到她那雙脚，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脚，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脚一樣。我也曾為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作我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够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郁達夫過去）

★她斜靠在床頭，我坐在她床沿上，握着她的手說。

「你要我講故事，你要讓我摸摸你的脚，可愛的脚。」

「不，我不肯！」她扭着頭撒嬌地說。

「我一定要摸！」

「表哥真討厭！那樣骯髒的東西，你要摸它做甚呢？」

「我愛你的溫軟而雪白的脚，正像一對年糕。」（汪錫鵬月光）

第九編 心理與感覺之部

〔說明〕人們因了生活習慣與職業環境的不同，所以心理方面也各有其特殊的含蘊，例如青年的心理是活躍的，中年的心理是較為恬靜的，老年人的心理則大半是衰頹的，而正直與奸邪，慈愛與冷酷等等，也各有不同的心理。這些心理的產生，在文章中各個人物的內心描寫上，都需要澈底的區別。還有感覺描寫，喜怒哀樂，固然是顯著的感覺；而在那些情感特別豐富的人，差不多對於許多事物，往往會觸景生情，譬如花晨月夕，風吹雪捲，腦海中也會引起好惡的觀念與幽渺的冥想，有時雖然是一種平淡無奇的事物，竟能不期然而然的發生種種的感觸。至於景物感覺之與人生，嚴格說來，確有極大的關係，例如無名氏的閨怨詩：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則因少婦見了陌頭的柳色，而萌發了她的形單影隻的苦悶。又如杜牧的金谷園：「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一則因作者見了廢園中的流水、春草、啼鳥、落花之類，便引起了懷舊弔古的哀思。所以我們對於感覺的描寫，必須盡量的注意到人物的處境與內心的發展，始能出神入化，不致有隔靴搔癢的弊病。

關於心理與感覺的述敘，本來是異常複雜的，但是下面所提供的各種實例，至少也可以供給文藝習作者作為「舉一反三」的參考了。

一 一般心理

【旅人心理】

★一個人當在家庭中的時候，有時不止是覺不出甚麼好處來，而且煩膩。設若你獨自遠居在旅舍裏，或者到了陌生的地方，沒有人共你說話，也沒有人能以真心的安慰，使你減却寂寞，到了望着天空的飛雲出神，或是在燈前無味的斜坐的時候，那末，想起家庭中安適而快慰的生活，總不禁有些戀戀而且可惜的意味了。（王統照青松之下）

★當微雨瀟瀟之夜，你若身眠古驛，看看蕭條的四壁，看看一點欲盡的寒燈，倘不想起家庭的人，這人便是沒